

★ 精短小说

一班兵王虎和二班长张龙是同年兵，同一天入伍，同一个新兵连出来的。两人从新兵第一天就开始较劲。王虎内务整理得快，张龙就一定要叠出更方正的“豆腐块”；张龙3公里跑进12分钟，王虎就憋着劲儿要跑进11分50秒。新兵下连分到同一个步兵连，两人更是较上了劲。

第三年，两人双双当上班长，竞争就公开化了。

“连长，这次射击比武，一班保证拿第一！”王虎在连务会上嗓门洪亮。

“报告！二班会用成绩说话。”张龙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。

果然，射击比武那天，两个班的总成绩打了个平手。巧合的是，两个班长最后一枪都偏了那么一点点，都是49环。

日常生活里，这种“较劲”更是无处不在。

周一早上检查内务，指导员带着各班班长挨个宿舍看。走到一班，被子棱是棱角是角，牙刷毛巾一条线，地板能照出人影。王虎嘴角微扬。

到了二班，张龙不动声色地推开储物柜——里面从上到下，从作训服到便装，陈列得像专卖店橱窗，连袜子都卷成统一大小的球整齐排列。

“行啊张龙，跟我玩这套。”王虎低声说。

“向一班学习。”张龙面不改色。

指导员背着手，眼角含笑，一句话没说。

真正的高潮，出现在集团军比武前。连队要选一个班代表全连参加“步兵班战术综合演练”比武。这是集团军年度大比武，夺冠班不仅能立功，还能为全国争得“军事训练先进连”荣誉。

“连长，指导员，一班请战！”王虎第一个站起来。

“二班请求参加选拔！”张龙几乎同时起身。

两个班长目光在空中碰撞，仿佛能溅出火花。

“好！”连长拍板，“明天训练场，两个班对抗，赢的班去！”

那天晚上，两个班都亮着灯。王虎

带着一班在沙盘前推演到深夜，张龙领着二班在走廊借着灯光练战术手语。

查哨的指导员看到这一幕，摇摇头，对身旁的文书说：“这两个倔驴。”

第二天，训练场上火药味十足。两个班抽签，红方守高地，蓝方攻。一班抽到蓝方，二班守。

对抗开始，王虎指挥一班从正面佯攻，主力却悄悄从侧翼陡坡攀爬。没想到张龙早料到这手，在陡坡上设了“雷区”——几个挂着铃铛的隐蔽绊线。

“一班‘伤亡’3人！”裁判喊道。

王虎咬牙，改变战术，化整为零，3人一组多路渗透。张龙则把二班分成4个战斗小组，相互策应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眼看进攻时间就要结束。

突然，王虎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：自己带两个人从最危险的正面峡谷强突，吸引二班全部火力，其余人从侧后方总攻。

峡谷中枪声大作，王虎小组“阵亡”两人，他自己也“中弹”，但成功吸引了二班主力。此时，一班其余人从侧后方突入，直捣指挥所。

就在一班要“击毙”张龙的瞬间，张龙突然一个侧滚，同时“击毙”两名一班战士。最后时刻，训练场上只剩下王虎和张龙两人，互相用激光模拟器指着对方。

“啪！”“啪！”

枪声几乎同时响起。裁判举起旗子：“同归于尽！对抗平局！”

两个班长躺在地上喘着粗气，汗水从涂着油彩的脸上滚落。

“你那个侧滚……什么时候练的？”王虎问。

“上周。你的峡谷强攻……够狠。”张龙答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突然同时大笑起来。晚上，连长和指导员在办公室商量。

“两个班都不错，让谁去？”连长皱眉。

指导员沉吟片刻：“我有一个想法。”

第二天早操后，全连集合。指导员宣布：“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，集团军比武，由王虎和张龙共同组建一个加强班参加！”

队列里一阵骚动。两个班长也愣住了。

“一班和二班各出5人，王虎任班长，张龙任副班长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“没有！”两人同时喊道，声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响亮。

但谁都知道，真正的“较劲”才刚开始。

加强班组建后，每天早上王虎带着练体能，张龙就晚上加练战术；王虎改进射击技巧，张龙就钻研爆破新招。两人带的兵私下都说：“咱这俩班长，都太好强了。”

直到一次野外合练，意外发生了。那是在模拟城市巷战训练中，张龙带领的小组在攻占一栋三层楼房时，楼梯突然垮塌，两名战士从二楼摔下，一个崴了脚，一个手臂划伤。

“停止训练！救人！”王虎第一个冲过去。

军医检查后说战士脚踝可能骨裂，要送医院。训练场离公路有3公里山路，救护车进不来。

“我背他出去！”张龙二话不说就要蹲下。

“你个子小，我来！”王虎抢上前。

“这时候还跟我争？”张龙瞪眼。

“你指挥其他人继续训练。我体力好，跑得快！”王虎已经背起伤员。

看着王虎背着人深一脚浅一脚冲向山路，张龙愣了一下，随即转身：“二组继续训练！一组，跟我来！”

他没有去追王虎，而是带人砍树枝、扯藤蔓，10分钟就做了个简易担架，然后抄近路赶到山路中途接应。

当王虎喘着粗气跑到半路，看到张龙和担架等在那里时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轻轻把伤员挪到担架上，一前一后抬着冲向公路。

送走伤员后，两人坐在训练场边喝水。

“谢什么，都是为了战友。”张龙顿了顿，“不过你背人的姿势不对，重心太靠后，耗体力。”

“嘿，这时候还挑我刺？”

“不服？回头我教你。”

王虎笑了：“成，我学。不过你的巷战突击队形也有问题，第二突击手离得太远……”

月光下，两个班长就着战术手电的光，在沙地上画起了图。

集团军比武那天，加强班抽到了最难的项目：夜间渗透侦察。

凌晨两点，山林里一片漆黑。王虎和张龙各带一个小组，从不同方向向



“帕米尔雄鹰”——拉齐尼与父亲(油画)

于小冬作

★ 军营纪事

新兵下连，我被分到了边防连队。由于气候恶劣，加上远离市区，蔬菜供应有时跟不上。为了应对这一难题，每个连队都建起了自己的菜园。

我们班长姓张，四川人，是个无辣不欢的老兵。因此，我们班的菜地里总少不了要种一片辣椒，而且还是特别辣的朝天椒。辣椒成熟时，我们也学着班长的样子，拿辣椒蘸酱，就着馒头吃。一口下去，喉咙火烧火燎，眼泪直往外冒。班长却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吃不了辣椒，干不了革命！”

其实，不光是吃辣椒算“革命”，种辣椒本身也是一场“革命”。连队有十几个班，每班都分得一块菜地。“怎么种是你们的事，我既看过程也看结果！”这是指导员的原话。班务会上，班长严肃地说：“十几个班凑在一起，无形中就在比较。谁好谁差，一目了然。咱们绝不能落

后！”他话语铿锵，大家紧握拳头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走在全连最前面。

我们每天的训练计划排得满满当当。为了打理菜园，班长建议大家见缝插针，利用零碎时间。“晚饭吃快点儿，吃完一起去菜园翻土！”饭桌上大家狼吞虎咽，没一会儿碗就见了底，抹抹嘴便跟着班长鱼贯而出。

菜园位于营区西墙边的一片空地上。原以为我们到得最早，没想到三班的人已经先到了。班长脸上掠过一丝不悦，他闷声分配好工具，就带着我们干了起来。“土要翻得深，这样才有利于扎根！”“耙子要按细，细细耙，不能急！”在

“敌”指挥所渗透。按照计划，无论哪个小组先发现目标，立即通知另一组会合。

一小时后，张龙小组率先发现“敌”指挥所，但周围警戒森严，正面强攻难度很大。他正要通知王虎，电台却受到干扰。

“班长，怎么办？”有战士小声问。

张龙看了看表：“按备用方案，等5分钟，如果还联系不上，我们就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指挥所另一侧突然响起枪声和爆炸声——是王虎小组在佯攻！

“好个王虎！”张龙眼睛一亮，“全体注意，趁乱从西侧突入！”

当张龙小组冲进指挥所“击毙”敌指挥官时，王虎小组正“伤亡惨重”地被“敌人”追击。

裁判宣布任务完成，加强班获胜。

总结会上，集团军首长问：“你们班长和副班长，平时也这么默契？”

战士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个上等兵大着胆子说：“报告首长，他俩平时……较着劲呢！”

首长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：“好！较劲好！当兵的没点血性，没点争强好胜的劲儿，还打什么仗！”

回连队的车上，两个班长坐在一起。

“今天那个佯攻，你怎么知道我需要？”张龙问。

“换了我也会先摸清警戒情况，这时候正面有个动静吸引火力，最合适不过。”王虎说，“不过你突入的速度比我想的慢了3秒。”

“3秒？我算得精确，再快就可能触发隐蔽传感器。”

“不可能，我计算过……”

“要不去推演推演？”

“推演就推演！”

坐在前排的指导员和连长相视一笑。指导员低声说：“我就愿意看着我的兵较劲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连长没听清。

我说，有这样的兵，是咱们的福气！”

车窗外，晨曦初露，照亮了远山和道路。两个班长的争论声渐渐低下去，不知是谁先打起了呼噜——他们太累了，头靠着头，在颠簸的军车上睡着了。

那个画面，车上的兵们记了很多年：两个较了3年劲的班长，头靠着头，在晨光中睡得正香，脸上还留着比武时的迷彩，嘴角却带着相似的笑意。

菜园旧时光

■王明洪

他的指导下，我们渐渐学会了翻土的技巧，班长脸上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接下来还要打垄沟。打垄沟是细活，深浅有讲究，还得考虑排水。我们忙活了大半天，班长站在远处左看右看，不时摇头，还是不太满意。“东边这条有点高，西边那条有点歪。”他对着菜园指指点点。我们一听，马不停蹄地开始整改。折腾了好一阵，仍然没能完全达标。最后班长亲自拿起工兵锹，对着垄沟修修补补。没过多久，一条条横平竖直、整齐如刀切的垄沟出现在眼前，让我们赞叹不已。

在一个周六的上午，指导员第一次

★ 感 念

小南京小学坐落在安徽金寨县的一个山窝里，是一栋被林子包围着的3层简易楼房。俞晓冬没想到，就是那样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行程，让她路进大别山山窝，走进这栋简易楼，且一去就是10多年。

那是2014年的6月，山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俞晓冬放弃了南京安逸的休养生活，带着几十架古筝，独自走进了这片父亲曾经战斗过的红色土地，开始了支教生涯。俞晓冬曾是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，彼时已与肺癌搏斗了4年，距离一些人口中“可能活不过5年”的期限只剩1年。

教室里，孩子们整整齐齐地坐着。古筝架好后，孩子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显然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乐器。

俞晓冬走到古筝前坐下，手指缓缓地放在琴弦上。当《映山红》的旋律在这间简陋的教室里响起时，几十双眼睛瞬间被点亮了。那一刻，这位身患癌症的军旅艺术家知道——有些光，一旦被点亮，就有了让它持续燃烧的责任。

到了2014年秋天，俞晓冬在小南京小学创办的“山娃娃古筝班”已初具规模。她坚持公益教学，免费为山里的留守儿童开展音乐启蒙。30多架古筝整齐排列在音乐教室里，每周末的琴课成为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。从识谱到指法，从单音到曲调，她手把手地教。那些原本羞怯内向的留守儿童，在琴弦的震颤中渐渐挺直了脊背，眼睛里有光了。

也正是在这个秋天，俞晓冬决定扩招。她想让更多孩子，尤其是那些顽皮好动的男孩，也有机会触摸琴弦，感受音乐的温度。名单递到她手里时，一对双胞胎的名字——付志鹏、付志鹰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双胞胎的父母在浙江打工，上面还有2个姐姐，4个孩子全部成了留守儿童。爷爷去世得早，家里只有60多岁的奶奶一个人带着他们。双胞胎被选进古筝班后，俞晓冬才发现这是两个“小麻烦”，他们比山里其他的小孩更野。那两双小手仿佛是从泥地里刚挖出来的小萝卜，黑乎乎的，上面不仅有泥巴，还有写字的墨水；鼻涕流个不停，流下来就往琴弦上擦。俞晓冬每天发纸给他们，教他们养成好习惯。

起初，双胞胎不好好弹琴，在村子里调皮捣蛋，功课也一塌糊涂。俞晓冬决定，不当居高临下的“老师”，而是当知心的“大朋友”，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两个孩子的心扉。她先给双胞胎的妈妈打电话，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。妈妈说自己没文化，又远在外地，不能尽母亲的责任，拜托老师多费点心，引导他们走上正道。

面对孩子诸多的坏习惯和恶作剧，俞晓冬尽量克制批评和惩罚的冲动。同时，注意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哪怕他们做了一点点好事，俞晓冬也要点出来，在班上表扬一番。对这两个孩子，俞晓冬无条件地去爱他们，赏识他们，接受他们所有的问题。她不相信捂不热这两个孩子的心。

久而久之，俞晓冬发现他们在变化。每次上琴课，他们早早地就来了，像两个出早操的小战士，精神抖擞地站在朝霞里。有时候，他们跑到俞晓冬的宿舍外，小脸就贴在玻璃上往里看。俞晓冬在吃早饭，他们就朝她笑，做鬼脸，催俞晓冬快点上课。上课时，他们还是弹得不好。当俞晓冬跟他们眼神对视时，一下子读懂了他们的心思，里面是一种祈求：我有尊严、爱面子，希望老师不要批评我，今天弹不好，后面一定好好学。

出乎孩子的意料，俞晓冬大声地跟全班说，志鹏和志鹰同学今天有进步。然后，她蹲下身，贴在孩子耳边说他们弹奏中不准确的问题。孩子们眼里充满了感激。从那以后，两个孩子开始把精力往正事上靠，以前下课了不碰琴，现在有时间就去弹几把；以前放学了就冲出去爬树撵狗，现在拿拖把拖地，拿黑板擦清理黑板。最有趣的是，他们的眼睛盯

来视察各班的菜园。他对我们班平整的菜地赞不绝口，特意叫来全连官兵观摩学习。我们一个个心里美滋滋的。当晚班里讲评时，班长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今天得到指导员的表扬，是初战告捷，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！”

几场春雨过后，菜苗像沉睡已久的娃娃，纷纷从朦胧中苏醒。我们更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浇水、施肥，样样做得一丝不苟。不久后，全连各班的菜园丰收在望。

指导员带领连队干部进行最终验收。经过综合品评，从菜园外观到蔬菜长势，我们班脱颖而出，荣获当年“农副业生产小能手”称号。晚上全连晚点名时，班长兴高采烈地向指导员手中接过锦旗，我们齐声欢呼。

弹指一挥间，17年的军旅生涯匆匆而过。或许正是当年在菜园中的经历教会了我：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都要一丝不苟，认真负责。菜园里的那段旧时光，看似平常，却一点一滴雕琢着我们的身心与品性。

琴声飞出大山

■丁捷

着老师的一举一动，每次看到俞晓冬来上课，他们就飞奔下楼，帮老师拿包和水杯，扶着老师上楼。他们就像两个小勤务兵，一身的热情劲儿。

这是跟孩子交心的好时机。俞晓冬就经常找他们聊天，谈着谈着，他们就哭了，说很想妈妈。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让人看了心酸。从那以后，两个孩子常亲热地叫她“俞妈妈”。

有一次俞晓冬回南京看病，有家长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，说看到双胞胎坐在学校的台阶上，在等俞妈妈回来。俞晓冬一拔掉针头，就买了火车票回金寨。两个孩子的生活中，已经缺不得这位好妈妈了。看到俞晓冬，他们老远就跑过来帮着拿行李，一前一后，蹦蹦跳跳，特别开心。俞晓冬每次回来，都会给他们带上小礼物，双胞胎也懂得回报，会给俞晓冬送一束山里的小野花。

在古筝班毕业典礼上，双胞胎演奏了一曲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他们一边弹奏，一边流泪，俞晓冬也跟着流泪。毕竟离开金寨后，双胞胎是班上跟俞晓冬联系最多的孩子。高中一年级暑假时，他们回到山里，用蛇皮袋子装了两个西瓜来看俞妈妈。切开后，西瓜瓤红红的，一股果香溢出来。他们离开后，俞晓冬不舍得吃掉。看一眼，心里甜好久。

现在他们都大了，个儿都比俞晓冬高。老张志鹏现在在合肥学编导，还出品了一部小电影。老二志鹰没考上大学，一度有些消沉。俞晓冬听说后，赶紧打电话过去，邀请他到南京碰头，说想他了。孩子说，等我想好了自己何去何从，然后再来见俞妈妈。2024年秋天，两人终于见面了。志鹰说他想去参军，这是自己认识俞妈妈后，就埋在心里的秘密，是一个梦想，现在这个梦想来召唤自己了。

老张志鹏有个愿望，就是把自己和弟弟所受到俞妈妈的影响和关爱，拍成网络电影。他还写了一个剧本——《知心大朋友》。志鹏要拍的其实是他们兄弟的成长自传，没有谁比他们自己更能精彩地还原出这部剧作的真善美了。

岁月流转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。山娃娃古筝班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孩子们在她的琴声里长大，又在她的目光中走向山外的世界。

对俞晓冬来说，那个“5年期限”早已成为过去式。医生们说的“奇迹”，在她看来，不过是为生命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——“把自己剩余的生命价值分享给别人，同时生命也能得到从物理意义到精神意义的正向回馈，这种感觉特别好。”

而她自己，早已成了大别山的一部分，就像那些长在崖壁上的映山红，根扎在石头缝里，花却开得比任何地方都红。



长 征

第 6720 期